

吴禾 著



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

佛心与文心

丰子恺



丰子恺

PDF

佛心与文心
丰子恺
吴禾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新学
PDG

书 名 佛心与文心·丰子恺

著 者 吴 禾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(厂址: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271000)

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64 开(880×1230 毫米)
2.5 印张 25 幅图 55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295-9/K·79

定 价 5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时人不识予心乐

- 1 掌上明珠
- 4 丢失的不倒翁
- 7 少年画家
- 11 “第十三”
- 16 一生的关口
- 24 游学日本
- 28 “漫画”的诞生
- 36 观剧者
- 41 苛求的视觉
- 43 阿难
- 45 “弟子婴行”
- 48 速朽之作
- 51 缘缘堂主

第二章 艺术的逃难

- 61 还我缘缘堂
- 66 难忘的屈辱
- 70 艺术的逃难
- 73 抗战漫画与随笔
- 78 沙坪小屋
- 81 人生三层楼
- 85 追随马一浮
- 89 还乡记事

第三章 一觉扬州梦

- 94 扬州梦
- 97 日月楼中日月长
- 108 “东方出了个绿太阳”
- 113 敝帚自珍
- 120 “旧译”《大乘起信论》
- 124 缘缘堂续笔
- 133 “解放”情结
- 137 永久的创伤
- 141 《护生画集》

第一章 时人不识予心乐

掌上明珠

丰子恺小的时候，在家极受宠爱。在他之前，母亲钟氏已生了六个女儿，他是第一个儿子。他下生时，父亲丰镛已三十三岁，没什么功名建树，未操任何职业，连家事也不管，只是一味读书，以求考取举人。考了三次，没有结果。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，功业与儿子同样重要。功业不成，儿子未得，作为一个男子汉，就等于没有立身之本。如今丰镛中年得子，自然十分珍爱，便为儿子取乳名“慈玉”。

丰家世居浙江石门湾，在当地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，有一片百年染坊店和几十亩地。祖父丰小康，早年病逝，祖母沈氏，为人豪放，且识字。她只生有一女一子。丈夫死后，她自己理家，一心让

儿子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她曾说：“坟上不立旗杆，我是不去的。”按当时惯例，考取举人的，祖坟上可立一对旗杆。沈氏十分要强，家中没有孙子，曾是她的心病，所以她对孙子，更是疼爱万分。

丰子恺小时候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清明节扫墓。扫墓本应是悲哀的，但因一般都是去祭扫去世多年的祖上之墓，故扫墓如同春游。父亲丰镛曾有八首《扫墓竹枝词》留下来，其中写道：

别却春风又一年 梨花似雪柳如烟
家人预理上坟事 五日前头折纸钱

风柔日丽艳阳天 老幼人人笑口开
三岁玉儿娇小甚 也教抱上画船来

纸灰扬起满林风 杯酒空浇奠已终
却觅儿童归去也 红裳遥在菜花中

其中所说的“三岁玉儿”便是丰子恺。直到七十多岁时，丰子恺还记得某坟场近处有株大松树，

下临一个池塘，父亲说，这叫“美人照镜”。

丰子恺四岁时，祖母得了重病。是年秋，父亲再次赶考，终于“中举”。中举后，本可去京城会试，再中进士，便能做官，但沈氏病逝，按清朝之律，丰镛必须守丧三年，才能再赶考。三年未滿，科举废除，用了半世精力考来的“举人”，变得一文不值。丰镛悒郁于乡间，无事可做，仍是读书饮酒。他尤喜欢吃蟹，每年阴历七月起，蟹上市时，他晚间饮酒都要吃一只蟹。吃时，常折一只蟹腿或挑一块蟹肉给丰子恺，别的姊妹都得不到这种待遇。丰镛吃蟹是内行，吃得既干净，吃相又雅观。他认为吃蟹是风雅之事，尤其在中秋，饮酒吃蟹赏月，别有高妙意趣。由于父亲的“培养”，丰子恺也是吃蟹大家，直到中年皈依佛门后，才去此好。

祖母去世后，家事便由母亲主持。丰子恺五岁进私塾跟父亲读书，每日从书堂出来，都到母亲那儿讨点东西吃，母亲常给他茯苓糕，后来他稍年长，才知道母亲专给他吃茯苓糕的用意：原来茯苓是一种药，吃了可以使人健康长寿。此事他记忆终生，在画画作文时，总以茯苓糕为榜样，认为文章既要形式美丽，又要有教育作用。

丢失的不倒翁

有一个清明节，小丰子恺随大人一起乘船到乡间扫墓。他靠在船窗口看船边层出不穷的波浪，一失手，把手中的玩具不倒翁掉到河里去了。他探出头去，看见不倒翁在波浪中挣扎、翻滚，转眼消失在船尾，被河水吞掉了。他看看自己的空手，又看看船边的波浪，心中忽然升起了疑惑与悲哀。他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如何，悲哀这永不可知的命运。他想，也许它被河流冲到岸上，落入某村童手中；也许被网打去；也许永远沉在幽暗的河底，世间再也见不到它了。总之，不倒翁的下落没法知道了。

类似的疑惑与悲哀，从此便常常萦绕于他幼小的心灵。又有一次，他在郊外游玩，偶然折了一根树枝，玩完顺手丢到田间，走开时对它回顾了好几次，心中自问自答：“还能不能见到它？它的结果如何？永远不可知了！”于是，他又走回去，拾起树枝，郑重地向它道了别才又扔掉。

夜深人静时，他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情绪。灯

下，摊开作业本，在废纸上信手涂写白天学的诗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，还没写完，就拿到灯上点着。眼看着火势蔓延，他心中又忙着与一个个字道别。纸完全烧尽后，他悲哀地想，假定现在想要再见一见刚才那张字纸，则无论是皇帝还是孔子，一切大人物圣贤来帮忙，也是办不到的了！看着灰烬，他想，它们被扫除出去后，春字的灰到哪儿？蚕字的灰到哪儿？这一切都是千古疑问了。

吃饭时，一颗米粒掉在衣襟上，他看着这米粒，不想则罢，一想又是一大篇，不知这米粒是如何来到自己碗中的……

那只掉落河中的不倒翁，在丰子恺的记忆中保留了一生；那只不倒翁产生出的疑惑和悲哀，也跟随了丰子恺一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丰子恺愈加感受到“时间”这个东西的威力与无情。任何可怕的、可喜的事，都会被时间所改变，但时间的表现，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，它的表现是“渐”，是被分割成无限小的个体之间的联结。在丰子恺看来，“时间”比“空间”更不可思议，“空间”不管多么广大无限，终可把握其一端，而时间却全然无从把握。

丰子恺的伤感情调，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无数映证。有一天，他散步中在杂草间拾到一把很大的钥匙，便联想起《水浒传》中五台山上挑酒担者唱的歌：“九里山前作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……”他抽烟时，吸了三四口，拿到痰盂上去磕灰，磕得重了些，把一支雪白而长长的大美丽牌香烟翻落到痰盂中，“吱”地一声，溺灭在污水里。他向痰盂怅望几眼，嗟叹两声，似有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之感。每逢他外出住旅馆，无论房间怎样坏，臭虫何等多，临离开时总要徘徊再三，想：“我还有没有再住这个房间的一天呢？”乘火车时，无论邻座怎样讨厌，临下车时总要生出一种感想：“我还有没有再和这人同乘火车的时候？”他认为，这一切固然是偶然的，但其中又有必然，这必然就是“因缘”。推而广之，他似乎看见世间有一册极大极大的帐簿，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。自幼儿所生的疑惑，如不倒翁的下落、树枝的命运、纸灰的去处、饭粒的经历，都一一有记录、一一可查究，甚至连他屡次感叹为永不可知的东西，如院子里沙堆的沙子的数目等，也确切地记录在簿……他相信

宇宙间一定有这样一册大帐簿……

少年画家

还是在父亲座下读《千家诗》的时候，书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，第一幅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。这是二十四孝中的“大舜耕田图”。幼小的丰子恺并不懂得这画的含义，只是觉得比读画下面的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更有趣。他找染坊里的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，溶化在小盅子里，便为这画着色：象是红的，人是蓝的，地是紫的。书页薄，笔又吸得饱，画完一看，颜色一直透到下边七八页上。第二天读书时，父亲见了，十分生气，骂了，还要打，被母亲和姐姐拉住了。他哭了一场，把颜料盅子藏起来，等晚间父亲去鸦片馆时，再拿出来，不敢再在书上涂，另找了纸，先勾出轮廓来再上色。画了许多，母亲和姐姐们都说好。一日，父亲晒书时，有一本人物画谱，他见了，偷偷取出藏起，晚间用纸放在画谱上描，结果又因墨水太多，将原本洇了。

父亲去世后，丰子恺转到另一个私塾，开始读

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印画的事一直在进行，而且开始用雪白的连史纸。那本画谱印完后，加上色，十分美观，同窗看了，纷纷向他要，拿回家贴起来。得到画的同窗，便主动赠他一点东西作为报酬（这可以说是丰子恺以画为生的开端吧）。然而有一次，两位同窗为交换一幅画吵起来，被先生知道了。那时在私塾里画画，被视为不务正业。丰子恺被先生叫去时，由于害怕挨戒尺，便低了头不应答。先生拿了那幅画走过来问他：“是你画的吗？”他只好承认。没想到，先生没有打戒尺，而是从他的书桌中搜去了所有的画和画谱，坐在椅上翻看起来。下学时，他去向先生鞠躬，先生说：“这书明天给你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，问他：“你能照这样子画张大的吗？”这话大出他意料，支吾中回答说“能”。于是，先生特地去买了张大纸交给他。其实，他一向只是“印画”，还没有“放大”过。回家后，大姐帮他想法用九宫格子放大，结果画成功了，足有他自己的身体一般大。画完后，家人和染坊伙计们见了都说好，一位老妈子当场求他画像，他兴奋中一口答应下来。又一日，把孔子像交给先生，先生把它挂到墙上。从此，学生

们到塾、离塾都要向这画像行礼，连“画家”本人也不例外。

不久，兴起学校集体教育，私塾先生也有了改良意识。一日，先生把丰子恺叫去，拿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，让他照书上的样子在布上画一条龙，是大清国的国旗，准备走队列用的。丰子恺仍用老办法放大而成。龙旗被高举着，引导学生穿过市镇到野外做体操，丰子恺的画名也随之远扬。那位求他画像的老妈子便催着他要画。老妈子没有照片，要画就得写生，丰子恺哪里会画？无奈中仍听从大姐的意见，到会画像的二姐夫家，借了玻璃九宫格、擦笔等工具，并借了一包照片，从照片中选出一张老妇人的作为底本，略加改动，画成一张老妈子像，而且自作主张，在画像的耳上加了一对金黄色的珠耳环。这耳环使那老妈子心花怒放，连称：“像！像！”从此后，找丰子恺画像的人渐多起来，这成为他少年时代的一件要事。

少年丰子恺不但喜爱画画，而且喜爱与画颇有联系的各种玩具和花灯。玩具是乡间土制的，有竹龙、泥猫、大阿福等。最让他喜欢的是印泥菩萨模子。模子是红沙泥烧的，烧成后，和一块泥，就可

以就着模子印塑，想塑几个塑几个，凉干后，就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玩具。每个模子只需二文钱，有弥勒佛、观世音、关帝、孙行者、蚌壳精、猫、狗、宝塔、牌坊……他每天向母亲要一个铜板，可买五个，几天下来，就可把江北艺人担子上所有的模子都买来，印出一大片泥像。时间久了，觉得单调，便给泥像加颜色。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用不同颜色一画，就成了许多个泥像。后来连这玩法也不满足了，就自己尝试制造模子。初用黏土造，但不成功。后改用洋蜡，既细致，又坚韧，又滑润，又易刻，虽然造价高些，但用完后可熔了再用，并不浪费。

花灯在石门这地方，大约隔数年或十多年才举行一次，所以举办时十分隆重。花灯上有画面。丰子恺家中存有一顶彩伞花灯，据说还是父亲少年时代与姑母合做的。这伞为六面形，由黑纸糊成。伞内有灯，画面是用针在黑纸上刺出，灯光由针孔透出，连结成画。伞上共刺有十八幅画，工艺十分精美。丰子恺曾在大姐的帮助下仿制一件，工艺相同，画面都是丰子恺自己设计的。可惜因工序太繁，等制造好了，已错过了灯会。此事令他遗憾多年。

“第 十 三”

辛亥革命后，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这类乡村小镇，虽也产生了一些变化，但一般的百姓并不了解这革命的意义。丰子恺的父亲去世许多年了，可母亲仍把父亲中举时的知卷、报单、衣冠、书籍等郑重其事地保存着，想科举再兴时给儿子用。然而直到1914年丰子恺高小毕业，这种机会也没出现。母亲忧心忡忡，四下请教，最后听取了高小校长的意见，决定让儿子跟别人一起去杭州投考。

临行时，母亲一早便起来为丰子恺准备行装，并为他做好的糕和粽子，看着他吃下去。糕粽暗示“高中”，从前父亲去参加乡试时，祖母总是做这两种食品给父亲吃。

到杭州后，丰子恺唯恐落榜，所以投考了三所学校，没想到三所学校都考上了。根据母亲的意愿，他选择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这年他十六岁。

预科新生共八十多人，分为两个班。上课时两班分开进行，但自修室的二十四人中，自预科至四



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丰子恺 (1918)